

第 13 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

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Thirte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War, Refugees, and Recovery**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教育部、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

會議日期：民國 106 年（2017）11 月 10 日～11 日（週五～週六）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 野聲樓一樓谷欣廳

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

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Thirte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War, Refugees, and Recovery

納比堅·穆哈穆德罕

(Nabizhan Muhametkhanuly)

哈薩克共和國阿裡-法拉比哈薩克國立大學

東方學系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戰爭與革命背景下的中亞哈薩克人

的命運與中俄交涉

战争与革命背景下的中亚哈萨克人的命运与中俄交涉

纳比坚·穆罕默德罕

(哈萨克斯坦国立阿里·法拉比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历史学博士)

俄罗斯帝国(1721-1917年)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老牌超级帝国,自19世纪初帝俄扩张势力大举进攻中亚,1854年,帝俄的哥萨克骑兵在伊犁河以南建立维尔尼堡(今阿拉木图),至19世纪世纪80年代,帝俄完成对中亚全境的征服,建立了多民族区域的殖民统治体系。在十九世纪末帝俄占据的欧亚领土2240万平方公里中,中亚地区的面积即达770余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的广袤大地。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在随之而至的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1921年的苏俄内战中,在苏俄政府与中国新疆当局的交涉过程,哈萨克民族的命运如风雨浮萍般动荡不宁。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向哈萨克征兵

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得以长足的发展,全国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均显著增加,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至20世纪初,俄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使俄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中不得不屈居次等的地位”[1]。尽管如此,沙俄帝国不遗余力地同新、旧列强进行了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斗争。由于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致使列强势力对比发生变化。因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便成为列强斗争的焦点。资本主义列强在角逐中权衡各自利益而逐渐地组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军事集团,这就是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中的每个国家为了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战胜对手,都积极扩军备战,开展了军备竞赛,增加了军费开支。“扩充陆军的竞争以俄、法、德、奥四国最为激烈。俄国靠举借外债大力扩军,1871年陆军为76万人,到1914年发展为拥有107个师,144万人,成为欧洲最大的一支陆军”[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纷争,使致巴尔干地区不断出现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和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争夺是以支持巴尔干各敌对国家来进行的。所以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从而把该地区推向了爆发战争的边缘。终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此后不到40天的时间内两大军事集团及其追随者都投入了战争。但战争进行到1916年,两大军事集团未能决出胜负,反而交战各国都深感物资及人力资源消耗过甚而乏力,其中沙皇俄国尤为严重。俄国军队在前线接连失败,且军需品十分缺乏,在后方也面临着燃料匮乏、工厂减产、铁路车辆运输严重不足等困难。“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再一次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在战争爆发的头两年内,俄国军队就损失了350万人。”[3]。以上种种政治经济危机,不仅发生于俄国本土,而且远播边远的殖民地区哈萨克斯坦。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虽然没有烧到中亚地区,但中亚地区作为参战国-沙皇俄国的殖民地蒙受了劫难。沙皇政府为了应付前线战争,于1916年设立国防、燃料、

粮食、运输 4 个专门会议，统管战时经济的同时，发布“征集法令”，从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征召 19 岁至 43 岁（后来降至 31 岁）的男人入伍，把他们派遣到前线干挖战壕等苦工，但不配发自卫武器。沙俄应战争所需物资而加重中亚税收，使人民生活水平趋于下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之时，发布“征集法令”并强行实施，引发了当地人民反“征集法令”、反沙俄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

起义首先是在哈萨克斯坦爆发的，随后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中亚各民族响应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反俄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为什么哈萨克斯坦爆发如此之大的武装大起义呢？除其战争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因素。

当时沙俄政府在哈萨克斯坦实行军政合一的总督管理制度，这是建立在殖民基础之上的，依靠军事手段来推行和维持的管理体系。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社会与其它亚洲的被殖民地国家一样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社会阶层。二十世纪初哈萨克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本民族知识分子为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英阶层。他们的代表人物自 1905 年以来被推选为沙俄国家历届杜马，他们在国家杜马议会上的话语具有反沙俄帝制和主张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倾向，这与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相吻合的。

哈萨克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知识分子当时担当起哈萨克社会政治、文化启蒙教育使命，并承担维护民族权利斗争的领导任务。所以他们利用手中的报刊工具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思想，并向俄国政府表达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因为他们非常了解沙俄殖民统治者推行的政治和平民百姓的疾苦和需求。

关于哈萨克人中征兵问题早在 1914 年就提出过。当年国家杜马审议筹备二线骑兵法律草案时，杜马穆斯林议员提议从阿克穆拉、斜米、七河、图尔盖州和土尔克斯坦省的哈萨克人中征召骑兵。因此国家杜马决定，下次审议该法律草案之前让陆军大臣苏霍穆林诺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ов）拿出具体意见。苏霍穆林诺夫在 1914 年 7 月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曰：哈萨克民族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和国家主义是互不相称的概念；哈萨克人的文化低，不懂俄语、不识字，吃不了战士饭，受不了军队生活。因此不能征役哈萨克人入伍[4]。因此哈萨克人中征役法案被搁置了。后来接任苏霍穆林的陆军大臣波力瓦诺夫（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Поливанов）也俄国政府提交了一个不从哈萨克人中招兵的报告。其理由：一、哈萨克人尚未成为俄国的忠诚臣民，它们敌视俄国政府；哈萨克青年男子虽然在俄军中服役 3-4 年，但还不能说他们成为了俄国的忠诚战士，反而它们学会使用武器，这对我们不利。二、哈萨克人的文化程度低，不懂俄语，他们的智商还没有达到学习和掌握军事艺术的要求，所以暂缓从哈萨克人中征役[5]。然而沙俄政府在其军队节节战败的时候，发布《征集法令》，被歧视的哈萨克人中招兵买马，显然别有用心。

《征集法令》是 1916 年 5 月 25 日签署的，但 7 月中旬才在哈萨克斯坦正式传布，并操切威逼执行。《征集法令》正式传布之前哈萨克知识分子中展开了向战场派兵干挖战壕苦工对本民族的利、弊问题的议论。有人认为，哈萨克壮丁当兵服役，对提高民族素质有利；有人则认为，在大战期间哈萨克人被征役到前线只干挖战壕等苦活等于送死，对民族弊大于利。还有人认为这即使很痛苦的事，但还是接受法令是上策，因为违抗法律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最后他们达成共识：如果哈萨克人不得已出兵的话，就要他们当骑兵不当步兵，并享受和俄罗斯士兵同等的法律待遇[6]。

俄国军事当局和当地官吏于 1916 年 7 月中旬在哈萨克人开始了征兵工作。首先对 19 岁至 43 岁之间的男人进行征集名单注册工作。由于当时哈萨克社会中还没有出生证制度，很难准确判断男人的实际年龄。而当地征兵官员进行征集名单时把未满年龄和超龄男人都列入招兵名单上，引起人民的不满。根据 1916 年 8 月 7 日的记录：“地方当局匆忙强行征召所有男人的 18% 入伍，他们根本不听人民准确注册男人年龄的要求，有些地方的官员利用此机会对其反对派进行报复，有的受贿而任意篡改已经注册过的男人年龄。这种犯罪行为在图尔盖，乌拉里，阿克穆林，斜米和七河州都发生。对此愤怒的人们烧毁征集名单，杀死了霍斯塔奈县卡拉巴里克博里斯（区长）领导人赛义纳姆·卡德罗夫（Сайым Қадыров）和乌拉尔斯克县城格尔劳区博里斯（区长）” [7]。俄国官员也承认其错误事实。奥伦堡省警察局总监卡辛索夫（А. Г. Кашинцев）于 1916 年 7 月 30 日写成的第 8245 号汇报中说：“起义者打死霍斯塔奈县卡拉巴里克博里斯（区）领导人赛义纳姆·卡德罗夫的原因是，赛义纳姆·卡德罗夫征集去前线挖战壕人的名单时，把未满年龄和超龄男人都列入了征集名单上” [8]。当时图尔盖州的副州长对聚会群众曾说：“哪怕一个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不留下，我得要完成君主的命令” [9]。这中蔑视和威逼更激怒了人民群众。

当地人民从七河州的征兵计划中就知道沙俄政府把各民族置于民族绝种的恶意。七河州准备从拥有俄国公民的穆斯林中第一批招兵人数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38000，塔蓝其人 3400，东干人（回族人）600，卡尔梅克人 100，萨尔特人（乌兹别克人）400。而总共要招收的人数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508 000，塔蓝其人 46 000，东干人（回族人）8 500，卡尔梅克人 1 500，萨尔特人（乌兹别克人）7 500 [10]。

沙俄政府对哈萨克等中亚民族实行的歧视政策和任意蹂躏行为加深俄国地方殖民管理政府和哈萨克人之间的矛盾；俄罗斯移民村的建立和被驱逐出地的牧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操切地威逼征兵势必导致武装冲突。对此沙俄当地殖民政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它们立即给俄罗斯村民发放了武器，并从外地调来装备精良的精锐讨伐部队，又调动驻守哈萨克斯坦的哥萨克骑兵团配合它们对反抗的哈萨克人将要进行无情镇压 [11]，从而局势更趋于紧张。这种情况下有些哈萨克人极为恐慌，他们弃家什、牲畜而深入草原深处和戈壁沙漠避难；而更多的愤怒的哈萨克人制作武器、推选各自的带头人纷纷举行反《征集法令》，反沙俄殖民统治的抗议活动。这时哈萨克知识分子号召民众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行事，避免流血、遭受更大的灾难 [12]。强行征兵的俄国官员于七月中旬开始逮捕、杀害反《征集法令》的哈萨克部落头目和有名望的人物，甚至当众吊死恐吓，导致了群众性的反沙俄政府的大起义。

1916 年 7 月中旬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的七河地区首先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浪潮很快波及到吉尔吉斯坦的喀喇湖（原普而热瓦而斯克）及伊塞克湖周围的托克马克等县，当地的吉尔吉斯、维吾尔、东干（回族）等民族都同哈萨克人一起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图尔盖省哈萨克人的起义声势浩大，斗争更为激烈。当地居民推举阿曼盖勒丁·伊曼诺夫（Амангельды Удербайұлы Иманов）为起义领袖，以 15 000 多人的队伍围攻省会，又有力地抗击了俄国哥萨克“讨伐军” [13]。斯时中亚河中地区的人民也起来进行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自然地连成一片，汇成声势浩大的中亚反俄殖民统治的大起义。起义先后被俄军镇压了，但阿曼盖勒丁·伊曼诺夫领导的图尔盖省人民的抗俄斗争持续到 1917 年二月革命。

起义者伏击俄军载重运输队拿获武器弹药，并用来攻击沙俄地方政府和“讨伐军”也烧毁了许多俄罗斯移民村。沙俄政府出动装备精良的大军并调动驻守哈萨克斯坦的哥萨克骑兵团进行镇压起义。俄军对哈萨克人进行民族灭绝性的大屠杀，烧毁房屋、劫掠牲畜。也大肆杀掠侨居中亚的中国侨民。据记载“1916年10月1日，中亚地区哈萨克反抗沙皇政府起义时，仅喀喇湖华侨就被沙俄官兵杀4000多人，损失财产数百万，其它各地遇害的华侨皆至数百人，新疆当局甚为震惊”[14]。

遭受无情镇压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人都纷纷越过中国边界进入新疆境内避难。据记载“因反抗挑兵逃入中国有伊犁、塔城以迄阿克苏、喀什沿边七八千里”。“阿克苏、乌什一带逃来哈拉湖回民、布民亦多”[15]。到“民国五年，新疆之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处逃来俄哈不下三十余万，皆欲在中国借地游牧”[16]。其中逃入伊犁、塔城地区的哈萨克人约有25万人，而逃入喀什、阿克苏地区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回族和维吾尔人共约5万余民。为了逃避沙俄杀戮的中亚各人民族涌向中国，而沙俄军队跟踪追击，甚至越过边界在中国境内的“逃民”开火，受到中方抗议后才撤退的。

这次反沙俄殖民统治起义先后持续了不到半年时间，但对抗双方均遭受了深重损失。据俄国官方统计，在这次起义中，有2325名俄军和俄国移民被杀，1384人失踪，其中包括俄国官员24人。仅在七河省一地，就有9000户移民的住房或庄园被烧毁。据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七河省的五县原有84854户中就31854户被剿灭，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近一百个村庄受到炮击，374个房子被烧毁，1905人被毙，684人受伤，1105人被逮，而后失踪。而沙俄讨伐军只损失了171人”[17]。

二、哈萨克流民越境与中俄交涉

沙俄军队残酷镇压起义造成中国边境危机。哈萨克斯坦七河省和吉尔吉斯的喀喇湖地区与中国新疆接壤，所以遭受俄军枪击的平民百姓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阻止而潮水般流入中国时，新疆边防部队防不胜防使其进入新疆境内避难，而俄军借此逼临边境，甚至越境向逃民开火造成边境地区危机，因而中国和俄国政府之间发生了严肃的外交纠纷。

当时中国新疆政府采取两个正确政策解决了边防危机。第一，对进入中国境内向逃民开火的俄国军队提出抗议使其退出了边界。在此仅举一个例证说明问题：“伊犁镇守使杨飞霞电称：十月二十二日据驻防特克斯川指挥官郭义标报告‘十九日清晨有俄人五百余人携带开花炮两尊，由洋柵开放射击至低纳林郭纳，即指挥官所驻卡伦，自己至未连放数十出排枪不停击死俄哈男女大小无数。该俄军事前并未与我国防军通信。由俄境内突出射击致俄哈纷纷向我国境内狂奔，我军当经仰防数百枪，意欲籍以赫阻，奈俄哈不顾生死拼命窜入中界。指挥官当请阿克萨哈即俄乡约游生春与俄军交涉，不许越界追击，扰乱我国治安’”[18]。第二，对逃入新疆境内的俄国哈萨克人表示同情和理解，并进行临时安置政策。

当时的新疆政府认为：“俄哈因避征兵，俄人办理操切，业已酿成事变，今该俄哈畏俄人剿办逃入中境，无非死里求生”。因而采取了“已入境者一面劝导安分，一面交涉俄领设法收回”政策。这无疑是上策，不论对难民而言，还是新疆社会治安，以及中俄关系角度考量都是最佳的政策选项。

中国新疆政府从俄哈逃入新疆之日起就与俄国驻新疆各地的领事馆进行交涉。当时俄国军政当局采取借中国军人之手杀尽逃民政策，俄国驻新疆领事“云抗则格杀，又云实行攻击，又云以武装解决”。但新疆政府即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对逃民采取

军事行动。认为俄哈逃入中境“只图逃避征役，并非有扰害中国之意”，“一俟俄境战事稍平再劝回国，此为上策”[19]。

伊犁镇守使杨飞震于1917年10月25日电达俄领事函中曰：“查前项俄哈业经贵领事馆排领阿克苏哈萨克游生春同驻边兵官前往开导，令其输诚回国已有头绪，今贵国军队突来开炮乱击，迫令该哈等群向中国境奔窜。以世界人道主义而论，中国自不能将该逃哈数万生命盖行交送俄军队处死。惟任其久居中境亦于国内治安有碍。目前办法应请贵领事一面速行通知俄军令其停止剿击，一面呈请贵国政府及七河巡抚将逃哈等宽予赦免征办”。该镇守使所言，将逃入中境之俄民请俄国准其投诚收回原牧妥为安插，在彼即申国法，在我亦盖帮交事关边界治安，按应请外部速电我国驻俄公使向俄政府交涉，请其转饬俄军照办或中央另有妥善办法亦祈核示”[20]。

中国新疆政府拒绝俄国军方缉拿俄国逃来判首要求。据记载：“俄总领事此次单判首致五十四人之多。。此次俄国哈拉湖等处起事初不过因俄官拿获以一二头目入予以枪毙，以致激动群众怒釀成事变。今俄国又要求中国在乌什、温宿等处拿办头目至五十四名之多。此外又有俄国带兵官在温宿县开单，请地方官协同拿办者十余人，愈拿愈多。此不能率行拿捕以免别生事故”[21]。因而俄国军方缉杀逃民首领的阴谋没有得逞。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对俄国造成深重灾难，沙皇专制统治亦出现严重危机。战争灾难和社会危机终于引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革命彻底改变了俄国政权性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简称苏俄）。1918年苏俄政府宣布大赦“逃民”，接受他们回国。新疆政府指令边防军队“开导该逃哈等移此遇赦免罪之时自行速回原牧。并饬其军队不得稍有需索而哈情事致胎外人口”[22]。

然而逃入新疆地区俄哈民在返回之时，坚决要求收回他们为了活命而卖给当地居民子女。新疆政府作出“俄哈民收赎子女办法”，“将原价交清便可准赎”政策。新疆政府电阿（阿克苏）道伊俄民收赎办法文中指出：“中民所买俄哈子女当属并未经两国官员办理，亦未定有何项条约，全属个人行为含有买卖性质。现允收赎办理，亦极宽，如原人不在或由俄哈之亲戚人等代赎，只须由俄约作为保证将原价交清便可准赎，如此办理”[23]。俄哈逃民在新疆政府的宽大政策下收赎了子女，得到路途食粮，在中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边界，但苏俄方迟迟不排人接收。对此新疆边防部队报告中说：“我国军队即将俄属逃哈驱至边境，守候日久未见派员接收，致令点交无人。此系俄国自行拖延，并非我国有意阻拦也”[24]。他们分析俄领馆的各种来文后指出：“前项案卷皆系俄国不肯将俄哈收回，并非中国地方官容留。”并建议“外交机关与俄领事从速交涉收回”。

在中方的严重交涉下，俄方不得不同意接受从新疆境内返回的俄哈逃民。但他们把从喀什地区返回的第一批哈萨克难民进入俄境后全部枪毙了。对此事中国边防部队报告：“俄民七百余丁口回国至距哈拉湖伊站概被俄兵挡至山沟枪毙殆”[25]。因而其余难民拒绝返回，就此问题中国外交部向苏俄外交部提出抗议，并严重交涉下苏俄政府才保障了难民返回安全，于是1918年新疆政府给逃民提供路途食粮，分批遣送出境回国。

三、简短结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亚各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征集法令”、反沙俄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者以及平民百姓遭到杀戮，他们的村落被毁，他们的牲畜被劫掠。特别是带头反沙俄的哈萨克人民遭到灭绝民族的残酷镇压，致使大批的哈萨克人（包括中亚其

政府和“讨伐军”
守哈萨克斯坦的哥
烧毁房屋、劫掠
中亚地区哈萨克反
产数百万，其它各

疆境内避难。据记

“阿克苏、

克苏、伊犁、塔城

伊犁、塔城地区的

回族和维吾尔人

队跟踪追击，甚

均遭受了深重损

1384人失踪，

庄园被烧毁。据

天，哈萨克和吉

人受伤，1105人

尔吉斯的喀喇湖

阻止而潮水般

逼临边境，甚

的外交纠纷。

中国境内向逃

：“伊犁镇守

清晨有俄人五

论，自己至未

通信。由俄境

赫阻，奈俄哈

，不许越界追

情和理解，并

事变，今该俄

导安分，一面

会治安，以及

于交涉。当时

格杀，又云

对逃民采取

它民族和华侨)纷纷外逃,颠沛流离,远离其故土,受尽艰辛,损失惨重、命运极为悲惨。与此同时,俄国的“讨伐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罗斯移民和村庄也被严重破坏。可谓,两败俱伤,但哈萨克人的损失是致命性的。

当时中国新疆政局虽然很激烈动荡,但新疆政府对俄哈逃民的认识以及对他们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由于新疆政府对逃生越境俄哈的接待、安置,呵护-阻止俄军入境枪杀,他们才避免了灭顶之灾。

旷日持久的世界战争,导致俄国国内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使俄国局势聚急变化,政权更迭,人心惶惶,军队分裂、对立,甚至交战不休,别说逃亡国外的俄国公民,连国内人民的命运很难定夺的情况下,中国新疆政府坚持同驻疆的俄国领事馆就俄哈逃民问题进行严重交涉,致使逃民赦免“无罪”而归国。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功,也是新疆社会的稳定,逃民的安全及其早日返回国均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新疆政府拒绝了俄军的无理要求,即拒绝了俄国对逃入中境的哈民“实行攻击的要求,恰恰相反采取了“以和平手段将哈萨驱逐出征”政策:又拒绝了“缉拿俄哈叛首沙布达诺夫等六十余人的要求”,稳住了逃民的安定。

中国新疆政府准许俄哈逃民返回时收赎子女,并予以赈恤,抗议和严重交涉俄军在返回途中对难民实施杀害,迫使他们保证返回逃民的生命安全。

1916年战乱中逃入中国新疆地区的俄哈难民的幸存者终于1918年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故乡。这一事件在哈萨克人的历史记忆中永远无法抹掉。

注释:

1. 李纯武 严志梁:《简明世界通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9页。
2.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63页。
3. 张建华:《俄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4. «Қазақ газеті- Qazaq gazety – 哈萨克报» 1915, №153. 转引自:霍依格里耶夫:《阿拉什运动》(Қойгелдиев М. Алашқозғалысы),阿拉木图:学校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5. 同上书,第241-42页。
6. 《哈萨克报》(Қазақ газеті- Qazaq gazety), 1916, №168。
7. 维尔尼市和七河州搜索队骑兵大尉热廖兹尼亚科夫(В.Ф. Железняков)向七河州军区的报告。1916年7月26日,第918号,绝密。收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心档案馆第797卷宗,第1目,第36件,第100-100об页。(Ф. 797. Он.1.Д. 36. Л.100-100 об)。转引自:特列乌拜耶夫 Ш.Б.《1916年:为民族生存而斗争》,阿拉木图:传统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8. 奥伦堡国家档案馆,第四卷,第四宗档案(ООММ, 21-кю, 4-т., 4-ис, -300-300-об-п.。
9.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安全委员会档案馆,第78754卷宗,第100卷。
10. 俄国七河州军区第一处的报告,1916年8月25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心档案馆第И-44卷宗,第1目,第20068件,第172-173 об页。打印稿(Ф. И-44. Он.1.Д. 20068. Л.172-173 об. Подлинник.)
11.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心档案馆, 19-л., 1-т., 623-шс, 157-158-п.

惨重、命运极为悲
和村庄也被严重毁

12. 霍依格里耶夫: 《阿拉什运动》 (Қойгелдиев М. Алашқозғалысы), 阿拉木图: 学校出版社, 2008年, 第250页。

13.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128页。

认识以及对他们所
户 - 阻止俄军入境

14. 陈香苓 魏长洪: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载《西北史地》, 1998年第2期, 第26页。

15.16. 18.19. 20.21.22.23.24.2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已集, 上。

爆发, 使俄国局势
说逃亡国外的俄
疆的俄国领事馆
国外交的一大成

17. 《哈萨克斯坦百科全书》, 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百科全书, 2003年, 第642页。

哈民“实行攻击”
了“缉拿俄哈叛

严重交涉俄军在

回到了哈萨克斯

, 第179页。

页。

夫: 《阿拉什运

。

向七河州军区的

797卷宗, 第1

乌拜耶夫 Ш. В.

0-об-п.。

档案馆第 И-44

068. Л.172-173